

幻剑书盟
<http://www.hjms.net>

特种兵军魂在现代都市的华彩演绎

THE
REAL
SOLDIER



兵血不冷

军服可以脱下，军人的本色不会消退；
军队的生活可以远离，但军人的气质无法割舍。

林丹★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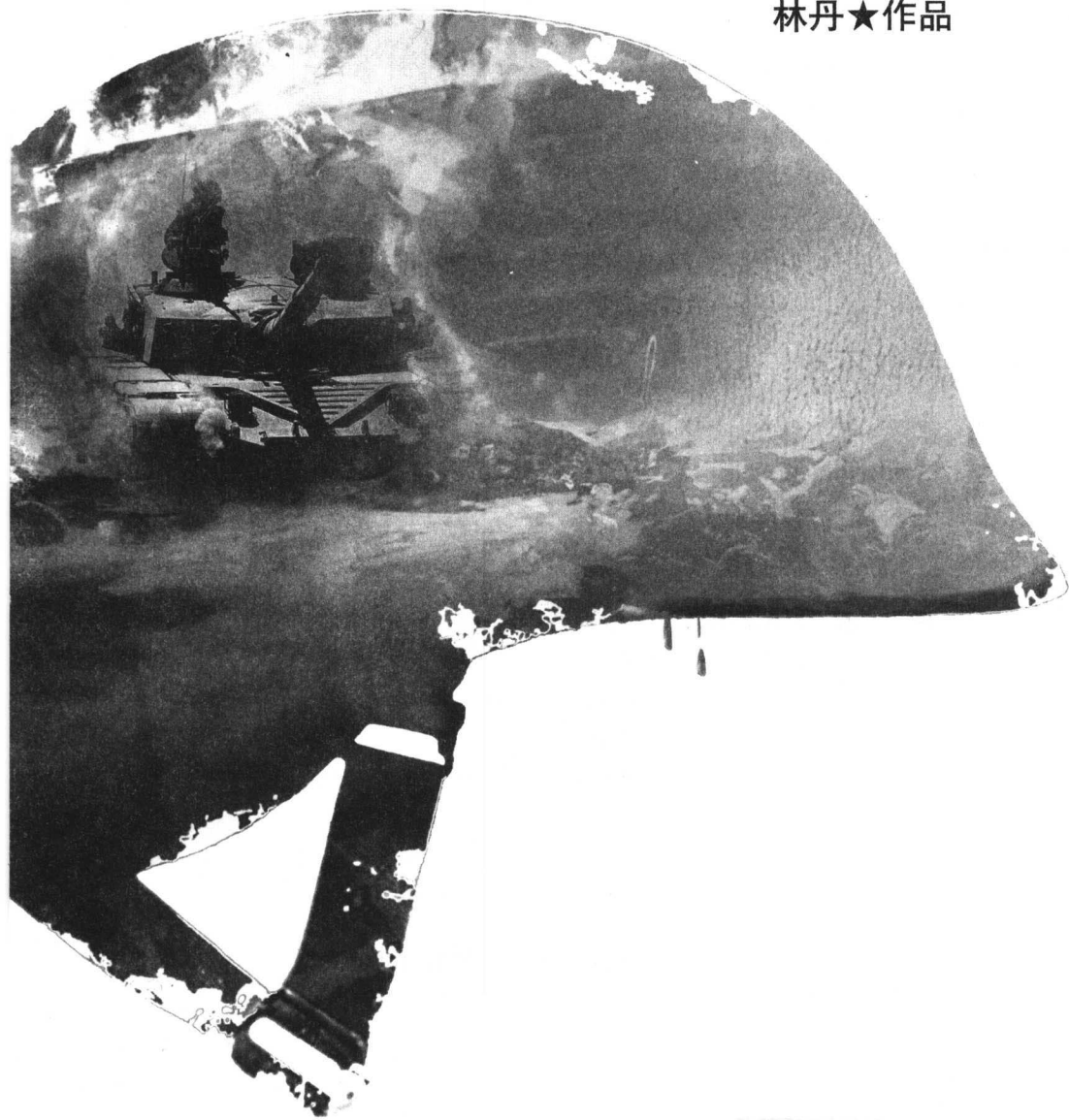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2172.5
1108

兵血不冷

军服可以脱下，军人的本色不会消褪；
军队的生活可以远离，但军人的气质无法割舍。

林丹★作品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兵血不冷/林丹著. 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7.12
ISBN 978 - 7 - 80173 - 723 - 6

I. 兵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8177 号

兵血不冷

作 者 林 丹
责任编辑 陈杰平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20 × 1020 16 开
24 印张 50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173 - 723 - 6
定 价 35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100013
总编室:(010)64270995 传真:(010)64271499
销售热线:(010)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(010)84257656
E-mail: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，玉楼春夜总会的门口，几名保安身着制服背着双手站着，每人手中都握着一个对讲机。其中有一名身材高大、穿着整洁的保安特别引人注目，大概二十七八岁，身高一米八到一米九，往几个保安中间一站，活像竹林中的一根电线杆。他双目炯炯发光，让人联想到蛰伏在雪地里的狼，正打量着一个个摇摇晃晃勾肩搭背荡出来的男男女女。

他叫孟龙飞，原北京军区某特种部队的老兵。当了六年无仗可打的特种兵，他在大裁军时光荣退伍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A 城。回到地方，政府承诺安排工作，先每月发基本生活保障。但这一保证就保证了大半年。孟龙飞突然明白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政府只给了一个保证，但没有给一个保证时间。他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小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半年，也逐渐体会了政府的难处。在这个人口并不算多的小城市里，下岗职工、无业游民、社会混子像春天的野草一样欣欣向荣，政府光锄草的任务就相当繁重。

当惯了兵，习惯了朝五晚九的紧张训练，孟龙飞在家还真有点不习惯。每天早上，第一缕阳光从窗户射到他的脸上，孟龙飞就会“噌”地从床上弹起，翻身下床，手脚麻利地穿好衣裤，将被子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，将床单抹得平平整整，然后推开房门就往外跑。

直到外面冷风一吹，或全身跑得发热，孟龙飞才清醒过来：自己早已不是一个兵了。他这才悻悻地踱回家，一边走还一边反复提醒自己：我已经不是一个兵了。每次迷迷糊糊回家，孟龙飞总要在路旁捡一根一次性筷子或细木棒，因为他当兵训练时口袋中是不许带任何东西的，现在也是如此，自然也不带钥匙了。所以每次他都只能用一支木棒来开锁。孟龙飞非常庆幸自己的开锁技术没有荒废，开自家的防盗锁最多只要十秒钟。

有一次，孟龙飞用一次性筷子开自家门锁的时候，正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，吓得老太太满脸煞白。当天，整个小区的用户都“叮叮当当”地换锁换个不停，自己的几个邻居还连夜安装了智能防盗门。

他觉得这些居民真是多此一举，就算你们是换成密码锁，到了他手中也是最多十秒钟搞定。毕竟他曾经是一名合格的特种兵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孟龙飞也不时流露出一些军人的特征。比如走路走得好好的，一想到自己的军旅生涯，就不自觉地将步子迈成了每步七十五厘米的正步，手也摆成了标准的斜四十五度。不管坐在广场休息还是到小摊上吃饭，他都会不自觉地

★
THE
REAL
SOLDIER
★

兵
血
不
冷



腰身挺直,头不下垂,双腿平行。因为他的这些 POSE,A 城精神病院的救护车在这个小区转过不只五次。

退伍了好长一段时间,孟龙飞的情绪颇为不佳,因为他总忘不了自己的军人身份,总觉得自己军人的热血不曾冷却,让他无法正常地融入社会。孟龙飞非常苦恼,但最终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几乎完善的好办法,那就是工作。只要找到了工作,拼命工作,就可以渐渐忘却自己的军人身份,也可以和谐邻里关系。就像一个瘾君子,要想戒掉这个瘾头的最好方法,就是使他对另外一个事物上瘾。

打开报纸看一条条的招工信息,孟龙飞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成绩平平的小学生在看奥数题目,题意看得懂,可就是抓破头皮解不出来。所有的行业都需要专业技术,但自己除了站岗隐蔽、单手碎石等高级技术外,再不会其他技术了。找来找去,只发现有一家夜总会招保安,条件要求和自己的专业正对口;人家保安是一天到晚站在门口,自己在军中值勤时也是在营房前放哨站岗,还半天不许动一下;同样保安要维护场内秩序,自己在军中所做的也是保卫国家稳定;人家发统一制服,自己在军中也有统一的军服。如此一比较,孟龙飞发现军队实际上就是保安公司的对口学校,只是那起薪五百元的月薪让他大跌眼镜。

自己在部队当个小排长,一个月也有一千元左右的薪水,到了地方就只剩下一半了。这就好像某些高职学校的招生广告一样,广告上写的是毕业后包分配包安排工作,月薪一千到几千,等你读完书却发现,工资只有那么几百块钱。向学校责问,人家就说这是起薪,干得好的话会有一千多。当然,干得好不好的标准你是不知道的,只有你的老板才知道。

有工作总比没工作要强。孟龙飞的这一想法就像一个自视清高却年华老去的美女一样,年轻时东挑西选,当韶华已逝时却不得不嫁做商人妇,嫁得出去总比嫁不出去强啊!

看到广告的第二天,孟龙飞就到这家夜总会的人事处去报名,去了以后才知道,保安工资待遇不高,却居然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工作,整个楼道里有七八十人在报名,而且大多是一些十六七岁的青少年。孟龙飞心想:这叫什么事?让这些娃娃兵去当保安,到底是他们保单位的安还是单位保他们的安?

终于排队轮到孟龙飞了。他一进办公室,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就一愣,问道:“先生,你是来应聘保安的吗?”

孟龙飞心想:这不废话吗?不来应聘保安,谁愿意到这儿来排半天的队。但他没有流露丝毫情绪,因为坐着的这一位很有可能就是他的顶头上司,于是微笑着点点头:“是的。”

“先生不符合条件吧!”中年男子露出一种挖苦的表情。

孟龙飞仔细回忆了一下,招工广告上的条件就八个字,“年轻力壮,爱岗敬业”,自己哪一条都符合啊!

中年男子见孟龙飞茫然不知的样子，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们招的是年轻人。”

孟龙飞哭笑不得：自己今年才二十六岁，就已经不是年轻人了，那尊驾不已土埋脖子了？

别人已经明确拒绝了自己，他也不愿意说好话求人，站起身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转身就走。刚一转身，就听见身后的另一位中年男子喊了一声“慢”，孟龙飞又站住了。

只见那位中年男子正眯着眼打量自己，满脸沧桑却气宇轩昂，眉目之间隐约有一股英气，只是额头清晰的一道伤疤略显狰狞。孟龙飞一瞬间觉得，这个男人既亲切又熟悉。

“你当过兵？六七年的吧？”中年男人用疑问但又极其肯定的语气问道。

孟龙飞一听这话，心想这位大哥真识货，一眼就看出自己当了六年的兵，于是感激地点了点头。

这个中年男人对最初讯问孟龙飞的人说了几句话，然后起身走了。孟龙飞一直目送他出去。

“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，年轻人。刚才是我们总经理向军奇，我叫左剑，是这里的人事处主任。明天早上开始上班。”左剑很满意地对孟龙飞说。

孟龙飞心中也很激动，一是因为找到了一份工作，二是自己一下子从非年轻人变成了年轻人，那感觉美得就像吃了仙药，“咔嚓”一下返老还童了。

“对了，你的起薪是两千！”左剑又补充了一句。

孟龙飞听后差点没当场倒下去。

第二天，孟龙飞就到这家夜总会正式上班了。夜总会实行两班倒，早八点到下午四点，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，包饭。上了半个多月的班，屁大的事也没发生，孟龙飞的日子过得惬意极了。更惬意的是，老板向军奇还专门为保安设了一个训练室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，有些居然是军队专用的，孟龙飞用起来感觉特别亲切。

但惬意的日子到今天为止了。

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是玉楼春夜总会最嘈杂的时段，因为夜总会十二点准时关门，每天这时，卖淫女、卖摇头丸的、各帮派小混混就都会像生物钟到点似的活跃起来，因此这也是玉楼春夜总会最容易出乱子的时段。只要十二点钟一过，这帮保安一天的工作才算平安无事地结束了。

这时，五个男人推着一个穿得极其凉快的女人拥了出来，其中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边推还边劈头盖脸地打她，女人则带着哭腔喊着：“我不去。”

孟龙飞双眉一皱，迈着大步走了过去，旁边几个保安连忙从后面拉住他的衣服。这一拉才知道，孟龙飞走路速度不快，但拉他的感觉就像拉一辆缓缓行驶的卡车一样，两个年轻保安被他带得险些摔倒。一个年轻保安把对讲机凑到嘴边，低声

★
THE
REAL
SOLDIER
★

兵
血
不
冷



说道：“老板，要出事了！”

孟龙飞贴近打人的男人，大声说道：“先生，您喝醉了，我给您叫辆车吧！”

打人的男人一惊，手一松，那被拽住的女人趁机溜了。男人顿时火冒三丈，一抬头却吓了一跳，自己的脸正好对准来人的胸部，急忙后退几步，这才仰头看清来人的脸。他打量了几眼孟龙飞的制服，跳起来“啪”地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“我曹斧头的事你也敢管，叫你这兔崽子多管闲事！”他又跳起来给了孟龙飞一记耳光。

孟龙飞耳根生疼，牙关咬得紧紧的，依然略带笑意地说：“先生，我给您叫辆车吧！”

“啪！”曹斧头又跳起来给了一记耳光。

孟龙飞忍了又忍：这几个小瘪三，要想放倒他们绝对不超过十秒钟，但自己现在是保安，玉楼春夜总会保安条例中明确规定，没有老板的许可，任何人都不得动手。在军队要遵守军纪，到了企业就要服从企业的制度，而且自己一旦出手，必然会给老板带来麻烦。因此孟龙飞低着头不再出声了。

曹斧头的几个手下见老大打得吃力，马上从夜总会搬出一张软椅，扶着老大站在椅子上，一个喽罗还递给他一个空啤酒瓶。

孟龙飞一见曹斧头抄起了家伙，顿时牙一咬，将全身的力量运到头部，准备吃对方一啤酒瓶子。在部队的时候，每天都要在脑门上砸碎一百多块砖，挨一啤酒瓶子只不过像风刮过脸皮一样。

就在曹斧头举着酒瓶砸下时，一个黑影像风一样刮过来，一脚踢在椅子腿上，椅子腿应声而断。曹斧头身子一歪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“老大被人打了！”几个喽罗大喊一声，马上从夜总会中冲出二十多人来，个个从背后拔出一把一尺多长的钢斧，将黑影围在了中间。

石华仁！孟龙飞一眼认出了这个自己带过的兵。

孟龙飞心中矛盾了。以石华仁的功夫，七八个大汉未必是他的对手，但现在二十多个手持利器的流氓。如果自己出手，这二十多个混蛋只是小菜一碟，可这就坏了玉楼春夜总会的规矩；如果自己不出手，石华仁肯定要吃亏。自己出不出手呢？他一时之间犯了难。

二十多个手持斧头的混混一齐向石华仁扑去，但他们显然低估了对手的实力。石华仁一拳向冲在最前面的人脸上打去，但这是一个虚招，等他下意识地用斧头向石华仁的拳头砍来，石华仁忽地身子一蹲，一记“虎尾扫”，以左脚为支点，右脚飞快的在地上划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圈，冲在最前的七八个打手割稻子似地倒下了一大片。

玉楼春夜总会的四楼上，向军奇正冷峻地看着楼下发生的一幕。

“要会计准备钱吧，斧头帮每个人赔一万。孟龙飞肯定要出手的。”向军奇喷

了一口烟说道。

“老板怎么这么肯定？人家可是有二十多人。”左剑对向军奇的判断有点怀疑。

“就算对方有一千人，孟龙飞也要出手的，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兵。我太了解兵了。”向军奇抬着头望着天边的星空，似乎勾起了无限往事。

“那要不要我派几个人下去拉住孟龙飞？”左剑建议道。

“拉不住的。况且，我他妈的也忍了这帮混蛋很久了。”向军奇猛抽了一口烟，用右手食指和中指的第二节把烟头用力夹灭了。

2

石华仁连续几招连环腿，又踢飞了几个打手，双拳也是左右开弓，打得对方几个人的鼻子开了闸，像扭滑丝的水龙头，几个人成了正宗的熊猫眼。但对方毕竟人数太多，石华仁的攻势越来越少，而防守越来越多，就像一只筋疲力竭的豹子在人群中苦苦挣扎。终于，一个手臂上纹着老鹰的打手一斧头从石华仁的肩部划过。

血，鲜红的血淌了下来。

一个战士最不忍受的就是血，它能让一个沉睡的战士突然爆发，变得疯狂。

“啊——！”一个刺耳的声音骤然在夜空中响起，火一样燎过所有人的耳膜，让所有人的耳朵都生疼。只听“啪啪啪”数声，几盏路灯和霓虹灯爆炸了，附近两根电线杆之间的变压器也“兹兹”闪着火花。

现场的人都循声望去，连斧头帮的打手们也惊得停止了打斗。只见孟龙飞两脚呈八字站立，双膝微弯，双臂微张，两眼通红，眼珠外凸，眉毛几乎竖得与地面垂直，手臂上、脖子上、额头上的青筋条条暴绽，像密密麻麻的纹身，胸前的制服撑得鼓鼓的，不长的头发根根竖起，上面还升起阵阵白雾。

孟龙飞一个箭步向目瞪口呆的斧头帮打手们冲去，旋风般在每人身上拍了一掌，然后扶起倒在地上的石华仁。石华仁似乎并不领情，推开孟龙飞，转身向远处跑去。孟龙飞一愣，马上追了上去。

当他们消失在街道尽头后，斧头帮的打手们才一个个像多米诺骨牌似地倒了下去，个个口吐白沫，像垂死的老鼠一样浑身抽搐着。

曹斧头虽在道上拼杀了这么多年，如此恐怖的场面却还是头一遭碰到，也顾不上自己的喽罗了，转身就往另一个方向飞跑，瞬间就没影了。

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从自己车旁飞过的曹斧头，慌张地拿起寻呼台的对讲机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我我好像看见刘翔了，他他他超了我的车！”

孟龙飞在两百米开外的一个公路边超过了石华仁，右手在石华仁胸前一挡。



石华仁知道孟龙飞这一挡,轿车也难开得过去,只得停住了脚步,靠在路旁的大树上“呼呼”地喘着粗气。

“你跑什么!”孟龙飞还是军营里的那副臭脾气,对自己的部下开口就是吼。“走,到医院上点药!”说完拽着他的手就走。

石华仁左手猛劲一提。孟龙飞没料到他能挣脱,手上没用足劲,竟让石华仁轻轻松松地挣脱了。

“反了你!我的话你也敢不听!”孟龙飞心中的火腾地窜上来了。他在军营中带了五六年的兵,还从没哪个刺儿头敢在他眼皮底下跳一下。

“你还是我们的排长吗?”石华仁不开口还好,一开口就像三伏天的冰水一样让孟龙飞的心凉了半截。“我们的排长会站在那里让人打着耳刮子无动于衷吗?我们的排长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兄弟被人打还袖手旁观吗?”

孟龙飞无语了。的确,自己刚才的犹豫,让自己在石华仁心中铁打的形象轰然倒塌了。孟龙飞终于明白,为什么在军中,连指导员都要每周进行一次思想理论学习,而且很多都是重复的。现在进入社会,远离了这每周一次的思想学习,自己兵的特征正一点一点消褪。

“你说得对,我不再是你的排长了,现在连兵也不是了。我现在是玉楼春夜总会的保安,有自己的工作职责。这一点,请你谅解我。”孟龙飞说着就拉过石华仁的右手,检查石华仁的伤势。

“不要你管。我也不是你的兵了,不是你的部下了。”石华仁用力甩开了孟龙飞的手,自己按住了右手肱动脉的止血点。

“排长,你看你都混到什么样子了?你是什么?你曾经是一个兵!他是什么?他就是一混混。当年我们一起执行任务时,多少犯罪分子被我们追得连滚带爬?现在呢,一个当过兵的倒叫一个流氓左一耳光右一耳光还躲都不能躲。你说这他妈的叫个什么事?”石华仁越说越激动,脸上有汗水不住地淌下来。

“我说过,我们已经不是兵了,只是社会上的一个普通人。在军队我们要当好一个兵,到了社会我们就要当一个合格公民。”

“合格公民?哼哼!”石华仁冷笑一声,“我原先还有这个打算,现在不太想了。这么多年来,我们除了学会打架还会什么?我们到了地方能找到什么工作?等待安排等待安排,一等就是大半年,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。”

石华仁说完就向马路对面飞跑过去。孟龙飞正要去追,一辆货车飞驰而过,把他挡在了路的这一边。等货车开过,路的那边早已看不到石华仁的踪影。

孟龙飞心中对这位小兄弟充满了担忧之情。

他猛然记起自己还在工作时间,心想坏了,别上班不到一个月就把工作丢了,急忙转身向玉楼春夜总会跑去。

两百米的距离,孟龙飞不到二十秒钟就跑到了。此时左剑正黑着脸站在夜总

会门口。

孟龙飞正要解释，左剑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：“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他将一个鼓鼓的信封交给了孟龙飞，转身进了玉楼春夜总会。

孟龙飞心头一颤，但什么也没辩解，只对左剑感激地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
其他几个保安凑过来安慰道：“大哥，没什么的，到哪都还不是当保安。这天底下发大财的机会不多，可这每月六百的工作遍地都是。”

孟龙飞一愣，赶紧问：“每月六百，不是说每月两千的吗？”

一个保安把手凑到孟龙飞额上摸了一把：“我说大哥，你没毛病吧，我们这行哪有一个月超过八百的。”

孟龙飞用手掂了掂鼓鼓的信封，感觉不对劲，拆开一看，在场的几个人都傻了眼：信封里面是厚厚的一沓崭新一百元大钞！

孟龙飞用手指数了数，足足有六千元整。

天上掉馅饼的事他以前听说过，但今天是第一次碰上。

“哥儿们，跑吧，我们可什么都没看见。”一个保安对孟龙飞说道。

孟龙飞摇摇头。自己才干了半个月就给人家闯了祸，不发工资自己都没话说，现如今人家给多了，自己更不好意思要了。

“我找左剑去。”孟龙飞说着就拿着信封进了夜总会。

几个保安在后面摇了摇头，议论纷纷：“神经！毛病！短路！”

孟龙飞到左剑的办公室敲了敲门，门内没有动静。他想了想，又走到向军奇的办公室前。

孟龙飞正要敲门，却听到向军奇的办公室内“乒乓”一阵玻璃摔碎的声音。他条件反射地浑身肌肉一紧，背贴着墙，伸手扭了一下门把手。门里面反锁着，把手扭不动。孟龙飞担心向军奇出什么事，自己虽然不是玉楼春夜总会的保安了，但毕竟人家老板这半个月待自己不薄。万一是斧头帮的混混来找玉楼春夜总会的麻烦，自己绝不能袖手旁观，这事终究是自己引起的。

孟龙飞向四周望了望，过道的一个桌子上散放着几个杯子盘子。他拿起一个杯子，将杯底贴在门上做了一个简易扩音器，然后将左耳贴了上去。

里面果然是曹斧头的声音，叫嚣着要向军奇交出闹事的保安，他要挑断孟龙飞的手筋脚筋。

孟龙飞在外听得好笑，心想老子就在外面，有胆出来再干一场。

向军奇在里面不断赔着小心，说这保安是刚请的，闹了事以后被斧头帮的威名一吓，早跑得没影了。要是发现这小子的行踪，一定亲自捆了交给斧头帮。事情既然是在玉楼春夜总会门口发生的，这受伤弟兄的医药费向军奇全包了。

孟龙飞在外一听，知道自己已经给向军奇惹了不小的麻烦，兵脾气又上来了：事情因自己而起，就不能让向军奇为自己擦屁股。

★
THE
REAL
SOLDIER
★

兵
血
不
冷

他从过道的桌上翻出一根牙签开锁。就在他开锁的时候，一只大手拍在了他的肩头。

孟龙飞条件反射地左手将对方搭在肩头的手掌一按，右手直抓对方裆部，身子一扭，一记侧身摔，将对方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这是孟龙飞在特种部队练就的一身绝活，在战场上，为防止敌特从身后袭击，每个特战队员都练就了一身反手擒拿和侧身摔的真功夫，任你身后是头熊也一扳就倒。

就在他将对方按在地上时，看到了左剑痛苦的脸。孟龙飞也瞬间清醒，自己不是在执行任务。

左剑躺在地上，捂着裆部，痛苦地呻吟着：“唉哟喂！我还没儿子呢！”

孟龙飞急得不知怎样才好，傻傻地说了一句：“放心吧，我会负责的。”但一说完就知道说错了话，马上改口道：“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，我会负责帮你治的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！”向军奇的办公室门开了，曹斧头满脸杀气地望过来，不过他脸上的杀气在一秒钟之内就阳痿下来，像看见霸王龙似地尖叫一声，往后一跳，头“嘭”地一声撞在门框上，身子往下一瘫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

向军奇叹了一口气：“又得一笔医药费了！”

办公室内又是一阵“乒乓”响动，向军奇回头一看，只见曹斧头带来的几个喽罗砸开办公室的窗户，从窗户跳了出去。

3

向军奇伸出右手，拉起坐在地上的左剑：“你怎么样，没事吧？”

“没什么，不过明天要做一个全面检查了。”左剑龇牙咧嘴地说道。

孟龙飞脸上火烫火烫的，低着头不敢看向军奇和左剑，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学生。

“这儿你收拾一下吧。”向军奇对左剑吩咐了一句。左剑点点头，用对讲机叫了几个保安来，把曹斧头抬进了向军奇的办公室。

“你回来干什么？工资少你的吗？”向军奇冷冷地对孟龙飞说。

“工资不少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少你的工资你还回来干什么？你已经被炒了。难道还嫌给我惹的麻烦不够！”向军奇似乎对孟龙飞的到来很是气愤。

“向经理，你的工钱给多了，我来退还的。”孟龙飞双手将装钱的信封递到了向军奇面前。

“你什么意思,你是说我一个大老板还会发错工资吗?我的数学还比不上你?哦,我明白了,你小子想行贿!想让我再留你!别做梦了!”

孟龙飞没想到向经理不仅固执,还倒打一耙。他也是驴脾气,别人跟他倔,他就比对方更倔。

他觉得跟这蛮不讲理的经理说不清楚,于是拿着信封往向军奇手中一塞。哪知向军奇右手握住孟龙飞的手腕,往前一推,竟把孟龙飞拿着信封的两只手轻轻松松地推了回来。

孟龙飞心中一惊,抬头瞪了向军奇一眼,仿佛第一次认识他。自己递出信封的力量并不大,也没防备对方会推回来,但自己毕竟是当过特种兵的,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如此轻松地就推开自己的手。

孟龙飞来了兴趣。离开部队大半年了,跟人较力的快感已经像毒瘾一样被慢慢地遗忘。现在又被人点燃了这团火。

孟龙飞缩回左手,只用右手拿着信封朝向军奇一推,用了八分力气。

但他的手像急刹车似地停住了,手腕就像被一把大号钳子夹住一样。

孟龙飞气沉丹田,心中大吼一声,在手上使出了瞬间爆发力,以前在部队的时候,他的爆发力曾把一辆坦克推动了二十多厘米。向军奇显然吃不消他的这一招,于是孟龙飞的手腕渐渐朝向军奇的胸脯靠近。

孟龙飞盯着向军奇,得意地笑着,向军奇也看着他,脸上露出一丝狞笑。孟龙飞突然想到了什么,心中暗叫“不好,莫非……”还没等他想到后果,后果已经出现了。

向军奇右手小拇指往孟龙飞的腕部一捻,准确无误地捻动了他右手的麻筋。孟龙飞顿时像被电打了似的力量全失,一下子让向军奇夹在右手撞向自己的胸前。说也奇怪,两手相抵的力量相当之大,孟龙飞的力量消失后,向军奇的手并没有因惯性重重地撞在他胸前。就在孟龙飞的手触到自己胸口的一刹那,向军奇竟神奇地收住自己的力量,将孟龙飞的手轻轻按在他胸口。

小指挑麻筋的动作,这一招孟龙飞知道,但在军营的技能比武中,是禁用的,因为一旦一方力量消失,进攻方很容易重重一掌击在对方心口。所有普通士兵在选拔进入特种部队时,一个基本功底就是能一掌拍碎七块砖。被一个特种兵一掌击中胸部,那是任何人也吃不消的,因此,这一招只能用来对付敌人。

见对方用了禁招,孟龙飞当时就想骂人。但他转念一想:既然你用犯规动作,凭什么我就不能用?

想到这里,孟龙飞腰一扭,右手借腰力往前一推,身体重心往前一移,将全身重量压在右手下,右脚在地上用力一蹬,整个动作一气呵成。这一推在军中有一个术语,叫“开山掌”,使用者可将腿部腰部肩部的力量集中在一只手上,力量瞬间被放大数倍,这也是在军队技能比武中被禁用的一招。

★
THE
REAL
SOLDIER

★
兵
血
不
冷

向军奇果然挡不住这一推，手渐渐被孟龙飞推回。正当孟龙飞暗自得意时，突然感觉手中空，身子由于惯性向前冲去。原来向军奇猛地将他的手放开了，这一推竟推了一个空。

正在这时，左剑开门出来了，孟龙飞这一记开山掌不能完全收住，恰好打在左剑的肩头，左剑一个后空翻就飞了出去。

向军奇“哈哈”大笑，颇为得意。

4

孟龙飞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赶紧跑上前去扶左剑。

左剑坐在地上，揉着肩膀，痛苦地说：“龙飞，我跟你没杀父之仇吧！”

孟龙飞蹲下身子，尴尬地替左剑揉着肩膀，口中说着：“不是故意的，失手了。”哪知他的手劲太大，越揉左剑越感觉像石磨在碾压。

左剑一把抓住孟龙飞的手，几乎是用乞求的语气说道：“兄弟，看在咱俩一场上下级的关系上，你放过在下吧！”

孟龙飞只好松开手，不知所措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帮帮你。”

“别，你不动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！”

这个要求不难做到，孟龙飞听从了，像一尊金刚似地蹲在左剑身旁。左剑扶着他从地上站了起来：“我们出去吧，这钱你也别找向老板了，好好收下，我来告诉你原因。”

孟龙飞向走廊里扫了一眼，向军奇已不知去向，只得扶着左剑，向楼梯走去。

左剑边走边揉着肩膀说，向军奇以前也当过兵，在招聘保安的时候，向他一眼就从孟龙飞手上厚厚的茧子上判断出他当过兵，而且不是一般普通的兵，所以当下就对左剑说请他，月薪两千，而且一旦孟龙飞不想干了，来去自由。

孟龙飞心想：当个保安，每天到门口站站，一个月都有两千元，傻瓜才想走。以前自己找不到工作时，经常在家中看着自己的一枚枚军功章，想这军功章离开了部队有什么价值，现在知道了，值每月一千四百元。别的保安一个月只能拿六百，自己能多拿一千四，就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军人的身份，因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军人。这军人身份在这里就相当于一个高级职称！当然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。

左剑对孟龙飞说道：“信封里多的钱是老板特地要我多给的，因为向老板觉得自己还是没帮上你，不能继续留你在这里了。斧头帮是这一带最大的黑社会团伙，公安局打了几次都没有打掉。你这次得罪了他们，他们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向老板辞了你，也是为了你好。”

“我必须当面谢谢向老板。”孟龙飞感激地说道。

“不必了，向老板既然躲着你，不承认此事，说明他也不想接受你的感谢。我们老板帮人以后都比较低调。”左剑在孟龙飞的搀扶下走到了夜总会门口。“龙飞啊，不在这儿做了，我估计你再难找到这么好的工作。但不要灰心，工作努力找还是会有。今后有什么困难，可以随时来找我们，能帮上忙的我和向老板一定尽力帮你。”

孟龙飞紧紧握住左剑的手：“多谢了，请代我向向老板也说声谢谢，这多的钱既然向老板不愿意要，等我赚了钱一定还给你们！”

左剑声音颤抖、表情痛苦地说道：“你要是真感谢我的话，手下留点情好不好。”

孟龙飞这才注意到，自己情绪一激动，手上的劲又用大了点，把左剑的右手几乎捏得变了形。

他尴尬地松开了手。

早晨的阳光刚照到孟龙飞的脸上，他就条件反射似地从床上弹起，穿好衣裤，将被子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，把床单也抹得平平整整的。但他猛然记起，今天已经不用再上班了，玉楼春夜总会保安已经成了上一份工作，而下一份工作还没有着落。

孟龙飞心情焦躁，一把将叠得很艺术的被子扯散，衣裤也不脱，和衣在床上躺下，心想不上班也好，那就安安心心睡个饱吧。但不知怎的，一闭上了眼睛，耳边总像有军队的喊操声，格斗训练时的怒吼声。孟龙飞在床上翻来覆去了一个多小时，瞌睡却总也不光临。

孟龙飞心想，睡是睡不成了，那就找点事做吧。于是他再次起床，将被子叠好，刷牙洗脸，准备一天的新生活。他想到昨天向军奇发的六千块钱，这些钱可以够他用上一阵子的了，这样父母打电话询问时，还可以撒个小谎，说工作很顺利，免得二老在老家担心。孟龙飞计划好了今天的任务，那就是先把这六千块钱存起来。自己一没女朋友二没什么烧钱嗜好，老拿这么多钱在手中总惦记着，生怕弄掉了。第二个任务是争取今天能再找一份工作，最好能和以前同等待遇。当然，他也知道这种希望很渺茫。

出了小区，斜对面就是一家中国银行。孟龙飞进来一看，里面只有两个窗口在工作，每个窗口前都有三四个人，人群与银行工作人员之间隔着大理石窗台和厚厚的玻璃，只在窗台上留了一个缝隙。

孟龙飞把两边的人比较了一下，左边窗口的都是取钱的，右边窗口都是存钱的，他自然而然地就站到了右边。他知道，虽然左边窗口的人还少一个，但中国所有银行似乎都有一个规律，就是存钱的速度比取钱的速度要快，存钱时银行职员的笑容比取钱时甜美。果然，不到一分钟，前面存钱的已全部存完到他。

正当他要把六千块钱和存折塞给银行工作人员时，猛听得身后有人大叫一声：

“打劫！都趴下！谁动就打死谁！”

孟龙飞刚一回头，就有人推了他一把。只见四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每人身上背着一个大包，两人拿着西瓜刀两人拿着枪，拿枪的一个手中握着一支军用六四手枪，一个手中端着一支自制的大口径炮筒子枪，两个枪口在银行内所有人身上扫来扫去。

孟龙飞顺从地和人群蹲在了墙角。他并不怕这四个毛头小伙子，收拾他们只是一分钟之内的事，但银行内还有其他人，万一伤到他们就不好了。每次在部队参与地方行动时，连长反复强调的就是要确保人质安全。现在自己虽然不在部队了，可特种部队的规矩不能坏。

四名劫匪的注意力并不在墙角的人，只派了一名拿西瓜刀的的看着他们。孟龙飞憋了一肚子火，妈的，太小看我了，居然只用一把纸一样的西瓜刀看管自己，这要是让那帮特种兵弟兄听到了，还不笑掉大牙。不过，这些毫无眼光的劫匪很快就要为自己的短见付出代价了。

拿手枪和炮筒子枪的两个劫匪用枪指着银行员工，大声吼道：“把钱都丢出来！”

银行的两位美女员工显得很镇静，面不改色地指了指玻璃挡板上贴着的一块牌子。

几个劫匪不约而同地向上看了看，脸都绿了，牌子上写着：“对正在抢劫银行和运钞车的劫匪当场予以击毙。某某市公安局”

拿炮筒子枪的劫匪跺着脚大声抗议道：“你他妈胡说，我查过资料的，原文应该是‘对正在抢劫银行和运钞车的劫匪可当场予以击毙’，你他妈的抄都抄错了，少了一个‘可’字！意思都不同了！”

孟龙飞心想，这帮劫匪还算比较有文化水平的。

5

持六四手枪的劫匪大声骂道：“哪来这么多废话！砸玻璃，抢钱！快！”

另一个持西瓜刀的劫匪从背包里拔出一柄大号开山锤，“扑扑”往手上啐了两口，然后背对着柜台，一转身抡起大锤向柜台玻璃砸去。

可这个劫匪却为自己的莽撞尝到了苦头，大锤“嘭”的一声被玻璃反弹回来，劫匪手一下子把持不住，大锤从手中滑落，正好砸在自己的脚上，痛得他坐在地上抱着脚在嘴边直吹，而柜台玻璃上只有一个浅浅的撞痕。

孟龙飞看出来了，这些都只是一些土包子劫匪，他们消息闭塞到还不知道全国

所有的银行柜台玻璃都换成高强度防弹玻璃了。

突然银行内警铃大作,持六四手枪的劫匪急得向柜台玻璃连开两枪,在防弹玻璃上打出了两个白点。

孟龙飞心中腾地火了。用六四手枪两米的距离打两连发,着弹点居然超过了五厘米,你他妈的到底会不会开枪?这么好的枪让你糟蹋了!这要是在部队,自己的手下打出这个效果,孟龙飞肯定冲上去就是两巴掌了。

但现在不是在部队,孟龙飞还是忍住了。

银行柜台内的工作小姐见玻璃上多了两个白点,拿起话筒说道:“请注意,损坏公物要照价赔偿的!”

“大哥,五分钟了!”用刀监视孟龙飞和其他人的劫匪喊了一声。

持六四手枪的劫匪狂躁地将柜台上的一部点钞机拿起来摔了:“妈的,抢了回银行毛都没抢到一根,这要是枪毙了都划不来!”

坐在地上揉脚的劫匪一指孟龙飞:“大哥,那小子是来存钱的!”

孟龙飞心一凉,坏了,出门踩狗屎了,刚才要是自己手脚快一点,将钱塞到柜台内,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

持六四手枪的劫匪用枪指孟龙飞:“钱拿出来。”

孟龙飞盯住对方的枪口没有动。他真想开口告诉对方,你拿枪的姿势不对,应该把枪往下压低点,六四手枪后座力比较大,像你这么单手持枪,开枪的瞬间枪口肯定要往上跳,对着我的脑门就可能从我的头顶上飞过。

拿西瓜刀监视他的劫匪两手抓住他手中的信封往外拉,但这个信封像在孟龙飞手中生了根似的纹丝不动。拿六四手枪的劫匪用枪指着孟龙飞吼道:“放手!”

虽然劫匪离自己这么近,但孟龙飞从对方枪口朝向来看,对方开枪打中自己要害部位的概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,而自己一旦跃起,将对方击晕在地的概率可超过百分之九十点九。尽管有如此高的把握,孟龙飞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,因为在部队协助地方解救入质时,自己听得最多的命令就是:一定要确保人质安全!执行了几次任务后,孟龙飞理解了这个命令的另一层含义,就是可以不确保劫匪和自己的安全。

孟龙飞考虑到,一旦放枪就有可能伤到身后的其他人,于是用右手死劲捻了捻反复数了几十遍的这沓钞票,然后一狠心,手一松,拽着信封不放的那个劫匪像断线的风筝一样“呼”地向后打着圈飞了出去,“嘭”的一声撞碎了银行的玻璃门。

“损坏公物,照价赔偿!”银行的一位美女员工又通过话筒对四个劫匪提醒道。

持六四手枪的劫匪狠狠瞪了两位美女员工一眼,从地上扶起摔倒的弟兄,用金庸小说里的暗语向兄弟们发出了撤退命令:“风紧,撤呼!”

银行门外早就停着一辆丰田银灰色陆地巡洋舰,车门掩着,持六四手枪的劫匪最先冲出去拉开车门,坐进了驾驶座。其他几个劫匪也快速钻进了车。那个用身

★
THE
REAL
SOLDIER
★

兵
血
不
冷

体损坏银行公物的劫匪也许是对银行有莫大的意见,又懒得打投诉电话,上车之前又折回去,一脚将银行的另一扇玻璃门踢碎了,完事以后还牛气哄哄地冲柜台内的美女员工挑衅:“我就损坏公物,你来抽我!”说完狠话才一溜烟钻进了陆地巡洋舰。

日本车果然是名不虚传,一加速就在银行前的公路上打弯没影了。

从银行内追出来的孟龙飞心想,绝不能放过这帮混蛋。这帮家伙实施的这次武装打劫没有半点职业水准,首先是目标不明确,本来打算抢银行的结果抢了储户,大鱼没抓成捞了小虾米,领导层的战时决策能力不强;其次是战前准备工作不足,打劫最起码要先把对手的实力摸清楚吧,从用枪和铁锤击打防弹玻璃的动作来看,这帮劫匪的情报工作绝对没有做到位;第三是作战中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,明目张胆地抢银行,连头罩也不戴一个,真当银行的六个闭路监视系统是摆设啊!早上抢劫,下午他们的头像就会出现在电视、旅店、小卖部、地摊上。没脑子!而且四个人在银行内没有站出丝毫的防御阵形,视线内的盲区死角很多,要是自己真的瞅准时机放倒这四位,不过是几秒钟的事。在这么一伙毫无军事战术的乌合之众面前吃了亏,孟龙飞这张脸还要不要!

最让他可气的是,自己手中拿的可是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,还一分钱都没用就没了,这好比刚过门的媳妇才刚看上一眼就让鬼子给抢了,这能不让他血管爆裂吗?

孟龙飞知道这辆陆地巡洋舰肯定要在前面绕个弯子上国道,然后往城郊跑,因为往那个方向的车只有这么一条出路。当然,也有第二条出路,那就是进环城河走水路,如果这帮混蛋真的以为自己开的是巡洋舰。

孟龙飞想这些东西的时候脚就已经开始往垂直劫匪去的方向开跑了。往这个方向跑完一条小巷,穿过两条马路和一个住宅小区,就可以埋伏在陆地巡洋舰的必经之路上了。

小巷不长,也不太宽,两边都是个人自建的或正在建的私房。孟龙飞看到有人小巷内骑着摩托车飙车,眉头一皱:在小巷内飙车,这也太不要命了。于是他脚下发力追了上去。

“嘿!小兄弟,这么开车又不戴头盔,很危险的!”孟龙飞赶上对方,关切地说道。

哪知对方完全不领情:“关你鸡巴事!”

孟龙飞心想这人嘴真臭,自己还有大事要做,没功夫和他耗时间,于是脚下再一发力超了过去。

他刚跑出去没多远,就听见身后“砰”“滋”“当”一串响。他头也不回就知道,那小子这一跤摔得不轻!活该,自己刚才就提醒过他,真是不听好人言,吃亏在眼前啊!